



编者按

7月底,兖州煤业发出盈警,预计上半年亏损23.5亿元,而去年上半年,公司的净利润是49.062亿元。今年以来,国内煤炭价格“跌跌不休”,内蒙古、山西、陕西等地煤炭滞销,山西省长李小鹏屡次出面保煤救市。曾几何时,任何和“煤”沾边的老板好像都闪着金光,可现在,包括运煤、洗煤在内的关联行业都受挫极大。煤炭的“黄金十年”结束了,痛定思痛,当暴利时代结束,煤炭行业何去何从?



在济宁森达美港,船队准备装货出发。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

煤炭黄金十年不再,波及京杭大运河上的运煤人 运煤船队半年才接两趟活

兴也煤运,衰也煤运。素有“黄金水道”之称的京杭大运河上,在依然繁忙劳碌的船民的脸上,看不到丝毫轻松。对于运送煤炭的船只来说,当下活虽然不缺,但受累于煤炭产业低迷,作为中间环节的运输物流业,也遭遇“寒冬”。不断压低的运费,让跑船人感到干与不干犹如鸡肋。

本报记者 马辉

从前吃香喝辣,现在尽量吃素

6月末,在京杭大运河上,一支运煤船队停靠在济宁森达美港跃进工作区,船队的“领头人”高辉在岸边奔走着,想着快些装满货物出发。

可即使忙碌,跑船人也挣不到钱。“原来跑船是走到哪吃到哪。”高辉说,“到了窑湾,我们就上岸买熟食,到了南京,我们就买来咸水鸭,一次最少也得花个几百块钱。现在收入不行了,在船上也是能省就省,尽量吃蔬菜和鸡蛋,想吃肉的话,就尽量吃湖里的鱼,肉也是买生的自己做。”

“今年上半年才接了两单活。”高辉说。

高辉算了一笔账,从济宁拉8000吨货去常州,需要过12道闸,全长千余里,原来每吨运费为65元-70元,总运费50多万元。减去12万元左右的柴油、12万元左右的过闸费、两三万元的工资和日常开销,以及十三四万元的包船费等约40万元的成本,还能有10万元左右的盈余,尚够营生。可现在,每吨的运费降至50元,总共40余万元的运费,除去成本,所剩无几。

举债换大船,可欠债更多了

和高辉比起来,在运河上奔走了20年的船民苏培亮或许更“凄凉”一些,他正忙着装一船焦炭运往徐州。他不仅没攒下钱,还欠了一大笔债。

一艘载货量1600吨的单机船,是苏培亮举债200万元造出来的。这与他20年前所拥有的第一艘水泥船相比,要大了十多倍。“这些年,船越换越大,可外债越来越多。因为大家的船拉货量都大了,价格也

就下降了,最后跑船人的利润却得不到保证了。”

对于苏培亮来说,他没有能力左右运价,只能尽量让自己的船变得更大,争取拉更多的货物,但是,“升级”的速度永远也赶不上运价下跌的速度。“价格低也得跑,不然船停在这里,欠的钱利息还在增加,虽然跑船的利润现在越来越低,但是即使还不上本,起码还能还上息。”

利润走低,运煤不如运黄沙

苏培亮说,在森达美港,货物不缺,就是运价上不去。他只能尽量揽些石子、黄沙等运费高的货物,多跑几趟短途,但这也只能看运气,如果碰不到,遇上运费较低的焦煤,一样要接单。

“今年煤炭形势持续走低,2002年开始的煤炭黄金十年已结束。”济宁森达美港煤炭业务部经理王志国告诉记者,原来的时候,煤炭的运

业务能占到港口总份额的八成,而现在,煤炭占比大幅下降。最近一段时间,更多的煤炭和焦炭被黄沙、矿粉、纸浆、碳粉、陶土所取代。

“原来都是跑长途,往上海、浙江方向去,现在都是跑徐州、邳县等短途。”苏培亮说,多拉点短途,能多跑上两趟。“去徐州的运费每吨才12元左右,运气好的话,能再拉些黄沙回来,好歹多挣一些。”



枣庄的洗煤厂里,几名妇女在收拾地上的煤泥,显得很清闲。 本报记者 袁鹏 摄

洗一吨煤赔四百元 枣庄一私营洗煤厂“越洗越穷”

本报记者 白雪岩

三伏天,气温高达37℃。在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李云山(化名)的私营洗煤厂里,五六个工人坐在空荡荡的厂房外百无聊赖,地面的煤渣在阳光的照射下像是被燃烧起来。

在枣庄,这样的洗煤厂数不胜数,但由于当前煤价走低,煤炭形势一蹶不振,多数私营洗煤厂不堪重负,纷纷停产。

洗煤厂停产仨月多

今年52岁的李云山经营着一家洗煤厂,村民说,他家厂子和别人相比一直经营得不错,但最近也和附近几家厂子一样停业了。但工人还是照常来上班,打扫打扫卫

生,干点其他的活,老板会继续给他们发工资。

8月18日,记者得知,厂子已经停工三个多月了。

老板李云山起初是一个普通的农民,后来在枣庄市区干建材,攒了些钱后,2006年与人合伙办了洗煤厂。

厂子也红火过。“厂子效益好的时候,俺一个月能拿到3000多块钱呢!”在这家洗煤厂工作的员工王建说。

李云山感到压力重重,“我们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也停过两个多月,但很快恢复运营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能不能继续做下去还是个未知数。”

只盼库存尽快卖出去

在这家洗煤厂东侧一座二层小洋楼里,记者见到了李

云山。出身农民的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副十足的老板模样,气派的办公室内,高档实木家具散发着木香,近两米长的大鱼缸占了一面墙。

然而,李云山本人却称,“这几年的日子并不好过。”

面对当前煤价陷入低谷的行情,李云山很无奈:“价格这么低,我们要再生生产,不但赚不到钱,还往里头赔钱。”李云山告诉记者,当地原煤从春节前600多元一吨降到现在的500多元一吨,但是合成一吨精煤要1290元,而当前精煤的价格已经跌到了900多元一吨,一吨就要赔掉近400元。

眼看煤价一天天降,李云山很想把库存的煤赶快销售出去,但他的客户日子也不好过,有的焦化厂倒闭,有的钢铁厂一直拖欠货款。